

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中西與新舊交會的香港文學

□黃坤堯

2010年6月25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中西與新舊——香港文學的交會」，出席者主要是作家、學者、研究生，以及關心文學的香港市民，大家就在聯合書院的講壇上，一方面檢視當前香港寫作的現況，一方面也回顧了過去一百七十多年來香港文學發展的歷程，各抒所見，暢所欲言。這一次的會議很有特色，聚焦明確，節奏緊湊，安排也比較簡單。第一，本次會議只用了一天的時間，除了簡短的開幕禮和閉幕式之外，主要分為五場，上午兩場，各分新、舊兩組；下午三場，舊體一組、新體兩組。大會共發表了四十三篇論文，其中王晉光一篇以書面發表而不宣讀，讓出寶貴的時間資源；又陳煒舜一篇請人代為宣讀；其他都能準時出席，講解重點，表現出認真及嚴謹的態度，可見大家對香港文學的議題十分重視。第二，本次會議集中在一天之內完成，相對地節省了大家很多的時間，而又達到了以文會友及學術交流的目的；此外，承辦本次會議的經費極少，大會只安排了簡便的工作午餐，不設早餐及晚宴，沒有任何的接待和旅遊，甚至也只安排少量的住宿；大家自印講義，在開會時帶來，由讀者自取，省去了場務組大量印製論文及分發入袋的工作，精簡人力。全部費用支出亦不足一萬元之數，只要大家有機會發言及討論，也就夠了。第三，本次會議主要以本地的作家及學者為主，只有個別少數來自廣州、澳門及台灣的學者，他們很多都懂得粵語；而且大會事先發布聲明，基本上以粵語進行討論，大家同聲同氣，直抒胸臆，最為切實。第四，特別要感謝上天，前幾天後幾天都有大雨，甚至橫風橫雨，剛好就在開會的那一天，天公造美，不晴不雨不熱不颯風，天氣涼快，恰到好處，而論文的出版問題也就刃而解了，遍地開花，讓大家都感到有點意外和驚喜，可見本次的會議論文還是深受香港各界重視的，也是難得一次的聚會。雖然沒有彙成一冊，但能散語四海，亦散亦聚，有心人還是可以看到聽到和讀到的，不必拘泥於存在的形式。

創辦本次會議的靈感乃源自徐志摩「在這交會時互放光亮」（《偶然》）的詩句，因此大會的目標就是要探討香港文學在中西交會及新舊交會中所煥發的神采。在開幕禮中，主辦機構的代表先後發言，聯合書院馮國培院長指出「聯合」的精髓所在，就是團結一切研究力量，開拓新知；本次會議由香港五個文學和學術的機構合辦，即予人合作的感覺，周旋於中西與新舊之間，雖然大家對文學的理解和好尚各有不同，但能在這一個平台裡拋開「文人相輕」的成見，共同策劃，互相合作，促進彼此的交流和認識，也就不錯了。香港作家聯會曾敏之創會會長回顧了內地六十多年來文學的發展，例如否定傳統古典詩詞的論說，難免也有一些曲折和誤判；而香港的作家和學者能夠堅守中華文化的立場，在十里洋場中散發異采，創新變化，名家輩出，香港文學的表現實在也是有聲有色的。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周堯副會長對語言和文學的互動加以深入的闡釋，以及香港文學濃厚的本土色彩，啟發大家的思考空間，而這也是文學「交會」中最動人的情節了。

「中西與新舊——香港文學的交會」學術研討會匯聚了多項不同的主題，其實也就是從不同的角度對香港文學作深刻的詮釋、敘述和評論。

中西新舊的交會。黃維樑《香港文學：中西新舊交會的典型》其實也就是大會的主題發言，刻劃了香港文學不同的面相，大抵以「雜」為主，形式和內容應有盡有，往往出人意表，不受拘束，言簡意賅，多姿多采。劉春英《中西文化的契合點——香港文學紀行》盛稱香港的學風，面向社會，表現務實。霍玉英《中西的交匯：試論香港兒童刊物〈兒童樂園〉》，從五十年代走來，自然也喚起了讀者很多不同的回憶，共三篇。

舊體文學的研究。本次會議雖以新舊交會為題，但兩者氣味不同，目前還是此疆彼界的，要磨合談何容易；能夠在這一個平台裡交流心得，大家見面，感受對方的話語，激發思考，也就不錯了。舊體文學有綜論的，例如劉衛林《百世清芬——〈香港名家近體詩選〉的編纂意義》、鄒穎文《香港古典詩文集概述續編》、鍾東《香港道教與詩歌藝術——以晚近時期為主體》（李景康）等；其他專研個別作家的詩文小說及文學現象，尤以詩人為主，有王韜、陳伯陶、廖恩燾、黃世仲、鄭貫公、黃尊生、曾昭權、韋瀚章、陳湛銓、饒宗頤、羅忼烈、蘇文耀等，共十五篇。

現代詩論及詩風的建構。有區仲桃《試論馬朗的現代主義》、鄭蕾《折〈好望角〉的現代主義理論建構》、杜家祁《六十年代末香港「創建學院詩作坊」之詩人與詩風》、王良和《折胡燕青〈彩店〉》、杜若鴻《〈西湖三部曲〉的創作背景和藝術特色》五篇，反映不同的發展趨向和時代品味，指出特點所在。又杜若鴻一文乃現身說法，專談個人的創作經驗。

電影與戲劇研究。有陳麗音《胡春冰與香港戲劇文學》、陸潤棠《五六十年代西方電影與文學的香港城市景觀》、廖志強、麥樂文《邊緣／中心／邊緣的討論，解讀兩次九十年代中的中港台劇藝座談》，共三篇。

散文散究。有對十三妹、黎翠華、陳雲的專題論述，共三篇。

小說研究。包括夢中人《憎人日記》、舒巷城《太陽下山了》、鍾曉陽《停車暫借問》、趙滋蕃《半下流社會》、張一帆《春到調景嶺》、黃慶雲《香港歸來的孩子》、陳冠中《金都茶餐廳》、《盛世》等以及對金庸、西的析論和探索，帶出了不同的文學現象，共十篇。

其他主題的探索。計有王宇平《「鄉愁」的生成與消弭——試探香港作為抗戰前期的文化中心之吊詭地位》、陳子謙《早期〈盤古〉研究》、鄭芷茵《論「香港飲食文學」創作及研究》、黃仲鳴《一九五〇年代粵港派作家的鴛鴦蝴蝶夢——以〈小說世界〉為例》、包括文學史、文學思潮、文學專題及文學語言等不同課題的討論，共四篇。

閉幕式由黃維樑作總結發言，並開放討論，氣氛熱烈，欲罷不能。這是今年夏天香港文學研究工作者一次小規模的文學沙龍，在有限的資源和時間配合下，大家都有發言和發表的機會，同時也可以讓外界了解目前的研究和進度，舉一反三，反應熱烈，相信必可深化香港文學史的書寫，以及帶動未來創作和研究的風氣。我們期待還有下一回的聚會。



村。中央電視台來採訪，他還特意談到「溫州人的眼紅」：你做得好，我眼紅你，要做得比你更好，然後讓你也眼紅我。這就是溫州人做生意的勁頭，是一種進取精神。

生意要做，練功練氣他也從沒放鬆過。早上一起來，練練氣功、打打坐，工作之餘，帶著學生打打沙袋，練練拳腳。如果很忙，他出外辦事坐在車上，也會把腿一盤，半睡半醒地打坐。

進少林寺之前，他只是想練功夫。進少林寺後，就開始信佛。他家裡設有佛堂，愛好收藏佛像，其中有一尊新疆和田玉佛像，兩米高，無價寶。有一次在北京，他看見一尊兩米高的銅佛像，很喜歡，心想：家裡就缺了這麼一座。沒想到幾天後，半夜裡接到一個電話，是一個貨車司機打來的，問，聽說你喜歡收藏佛像，有人託我給你送佛像來，是嗎？他感到很突然，問，車在哪兒？回說，車已經過了潼關。他趕緊起來，準備好紅包，車就來了。他一看，果真是心想的那尊佛像。他並不認識司機，司機接過紅包就走了，來去無蹤，只留下那尊佛像。

這就是佛緣。但對於佛教，金波心裡很清楚：可信不可迷。他知道，佛是未來人，人是未來佛，信佛沒錯，是一種精神修煉，但它不可能給你帶來錢物，還要靠自己去幹，所以不要迷信它。做什麼事情，都要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勞動創造。

金波是商人，又是練武之人。在生意場上碰到一些社會騷擾，他從來不怕，而且愛好打不平。有個黑道頭兒不知好歹，敲詐商家，金波挺身與他過招，才沒兩下，他撒腿就跑，金波緊追不放，一直追到無路可走，把他揪到公安局去。有時在路上，看到黑社會刁難外地人，他看不過眼，就上前搭救，喝道：憑什麼欺負人！凡有同鄉、商戶找他，他都出頭，黑道都不敢鬧了。當地公安特地聘請他為警風監督員。

打擊與經商，對金波來說，是相輔相成。做企業是消耗元氣，打拳練功，是鞏固元氣，對商人是一種很好的彌補。

釋永信帶少林武僧團到悉尼表演，他也跟著師傅去。那是第一次到澳洲，一看，這地方不錯，氣候、環境沒得說，是個養人的地方。很多人叫他到美國、加拿大，但他還是決定投資移民澳洲。他這個人，藝高膽大，到澳洲闖蕩也不怕。

他人生最大的兩大快樂，就是熱愛打拳，熱愛經商。能武能商，不亦樂乎。

能武能商 不亦樂乎

（悉尼）張奧列

我第一次見江金波，是在一個餐會上，他給我玩了個小把戲。他問，什麼是意念？我說，就是腦子裡的想法呀！對搞寫作的人來說，就是靈感，或叫感覺，是一種精神能量。他又問，你的意念是精神層面的，別人能看得見嗎？不用筆寫出來，或用什麼藝術形式表達出來，當然看不見，我回答。他說，我是練功練氣的，可我的意念可以讓你看得見。是嗎？我興趣來了。

他從手腕上褪下手表，說，你看，手表是不是在走？的確，表裡的指針在嗒嗒嗒地走。他說，我可以用意念叫它停止，相信嗎？真的？我叫道。

只見他凝神盯住手上的表，大概有看書般的距離吧。秒針在走着，大約過了十來秒鐘，他身體猛一抖動，滿臉漲紅，發出一陣氣聲。他問，還在走嗎？我定睛一看，秒針有點發顫，果然打住。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座中還有其他人，不可能看走眼吧。

我搞不懂這是氣功還是魔術，但這個小把戲讓我對江金波產生了興趣。

江金波是西安商人，正在悉尼辦投資移民，想在澳洲發展商業地產和旅遊業。他頭髮閃亮，衣着光鮮，一看就是經常出入筵席談生意簽約的人。不過他一站起來走動，就顯得魁梧壯實、孔武有力，做中南海保鏢綽綽有餘。事實上，他就是一位拳師，曾師從釋永信，在少林寺練過幾年。經商才是「半路出家」。

俗話說，不打不相識，可江金波卻是「不打不經商」，練拳，才練出經商的本事。

他是溫州郊區長大的，剛上小學，就喜歡上武術，經常和小孩們在草地上打空翻，七、八歲就拜師練南拳了。他練武的勁頭大得很，聽說白龍山有個和尚功夫特別好，沒敢告訴父母，也沒和任何人說，就自己偷偷溜到四十公里外的山上。走了一天一夜，沒吃

沒喝，到了半山就流鼻血，走不動了，倒在了路邊。這時天蒙蒙亮，有個和尚正好路過，一看，怎麼這裡躺著個小孩？就問：小兄弟，你怎麼會一個人在這裡？他揉揉眼睛睜睜，這山上有個練功的和尚，我想拜師學功夫。和尚說，我們這山只有念經的和尚，沒有練功的和尚，你還是趕快回家吧！和尚把他送到山下，還給他買了一點硬饅頭和水，他只好回去了。

長大後，他周遊各地，尋師練拳。那時全國各地到處都在放映電影《少林寺》，他看了心裡癢癢的，很崇拜少林武術，也想尋找少林拳師。當時少林武僧團有位叫釋延生的和尚，在山東開武校，見金波精明好學，就把他帶到少林寺。少林主持釋永信，打禪功夫特厲害，因為打坐本身就是練氣練內力。金波就拜釋永信方丈為師，跟少林武僧團一起練功。也當然也要改吃素，起居飲食都跟少林武僧在一起，整整練了三年六個月。後來，他帶了幾個少林武僧到老家溫州及泰州等地開了三個武校，傳授少林拳。

他為武校到少林寺買兵器，碰到師兄弟。師兄弟在西安，叫他去玩兩天。他一去，師兄弟就說：「做生意吧，還搞武校幹啥！」就把他留在了西安。

他先承包商場的一個櫃台，開始做起服裝生意。一年後，又承包了百貨大樓的整個一層，分租給老鄉、廠家。第三年後，他就在西安東大街承包了五個商場，租給廠家經營服裝。一九九五年，他在西安郊區的李永村，建起了一個浙江村，把溫州商人匯聚於此，搞服裝零售、批發生意。村裡家家戶戶都是做服裝的，賣服裝的，來自西北五省的服裝商都來這裡批發採購。浙江村成了服裝加工、零售、批發的集散地，江金波也開始揚名於商界。

當時溫州在西安有十五萬人，許多人就攏在浙江



琉森

□邵曉輝

我來到琉森
但沒有遇到列夫·托爾斯泰

從這座橋走到那一座橋
是一座花籃裝飾的廊橋
跟著慶祝「老城節」的隊伍
又甩開隊伍在湖邊漫步
找不到哪個旅館
是托爾斯泰伯爵住過的

年輕的伯爵 1857年7月
獨自來到古老的琉森
我在小巷裡找到一間1734年的小樓
卻是1949年退職的外交官
白手創辦的李太白酒家
托爾斯泰肯定沒來過

我上橋又下橋 上船又下船
留下琉森湖上行船 遠眺 拍照的記憶
我是快樂的遊客 快樂得這麼淺薄
沒法和憂心忡忡的托爾斯泰相比
他的愁思 焦慮 不是為自己
而是為被歧視和蔑視的卑賤的人啊
就讓那高調的論客
認為正是伯爵的悲憫
傷害了弱者的尊嚴
叫偽善的托爾斯泰滾開吧

1958，我戴罪勞役的時候
就聽到「托爾斯泰沒得用」的喊聲
我成為被歧視和蔑視的卑賤的人
就在1957年 托爾斯泰來琉森一百年後

我在書上找到了《琉森》
我神遊琉森湖邊 同托爾斯泰相遇

又過了50年 我的肉身來到
山青水碧的琉森
彷彿熟悉的古老街道上
東張西望
找不到伯爵托爾斯泰

我走進又走出酒店
走進又走出銀行
在咖啡座小憩片刻
又走進小禮品店
買一架小鐘 能學布穀咕咕叫

在琉森沒有遇到列夫·托爾斯泰
我將離去 回到東方
那生我養我卻如同寄人籬下的鄉土
當我快樂的時候
或是悶悶不樂的時候
我會沏一杯茶
或斟上我隨手能找到的什麼酒
在玩具鐘「咕咕」的鳴叫聲裡
想像布穀鳥的飛翔
想像托爾斯泰那一晚
在琉森聽到的民間歌謠

我的心 能夠
跟托爾斯泰的心相通麼
琉森仍在生活着
年輕的托爾斯泰卻越來越老
早在我出生以前
托爾斯泰已經不在在了

07, 07, 01

附記：作為題目的「琉森」，又譯「盧塞恩」，是瑞士的一個古都，也是遊覽勝地，有一湖碧水亦名琉森。老托爾斯泰年輕時，曾在1857年到過這裡，並將自己的一段經歷托名羅赫留采夫（正是晚年所寫小說《復活》的主角），寫在《琉森》一篇裡。我是在1960年代從《譯文》上讀到的（譯者是誰忘記了），由此才有了對瑞士這個琉森古城和琉森湖的嚮往。2007年得償宿願，在瑞士一行中，沒有去伯爾尼，沒有去日內瓦，只去了琉森，尋訪托爾斯泰的足跡。此篇是從手記中抄來，分行可當詩讀，如讀者以為過於「口水化」，那就當「散文詩」讀吧（這樣說，彙集了散文詩，請諒）。副題「紀念……逝世100週年」是這回加上的。

篇中提到的「托爾斯泰沒得用」，是1958年夏「大躍進」中《文藝報》刊登的同名文章提出的一個命題，適應了當時的政治需要，與文化界「拔白旗，插紅旗」運動批判國內作家、學者的鬥爭同步；也開了60-70年代把一切文化遺產誣為「封資修」的先河——文革中不是更有把《復活》、《安娜·卡列尼娜》視為黃色小說抄抄的事嗎？可見善良的托爾斯泰老人，雖說列寧都曾寫過紀念他的文章，可在文化專制主義時代的中國，也難逃挨棍子甚至焚坑封殺的厄運。希望年輕的讀者即使暫時不能玩琉森一遊，也能有機會一讀老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琉森》。

